

三

洪興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一號

三國志 十三之十六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多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

深獨傲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時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尼導導從

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惟賦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

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累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

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賴陰荷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議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

有退讓之心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雖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為人無奸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

白不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遇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各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

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重有貴

益無錮不仕錄則迪之孫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

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
張禮賊曹操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使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語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河及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以昔王命驅

胡虜以破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真雖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而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亂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銳必舉是將軍一舉斷秦氏之臂解一方之患曹公必重賞
車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縱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荆襄
等兵與孫會擊
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據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錄不聽先等促
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解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
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破詔
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請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願望謂邑當遣拒太守杜畿令皆反
悔共迎之臣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攬備方既無德
政以惠人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據備固誚迫吏民訟訴之言定驛道路漸
失其體不度王命今雖反悔亂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
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諫按侍中守司錄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賜乘恩以斗首之才仍見授
擢顯從近密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竟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
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端失理至乃使邑違詔關庭噫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誚迫
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嗾失正游內究結罪一由繇威刑開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
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
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職罪謹以劾臣請法軍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前
尚書上郎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嗒呼吸不任請官以文書付功曹從事凡適議免冠徒洗伏須
罪誅詔
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稽茲度矩
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
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伋晉之魏頹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鐘鼎今執事寅寅六魏以降聖化
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其美垂之
不朽 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臣聞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綸邑制神蛇龍 賜爾靈旂輔厥功也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顯休命此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勳之千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
事顯故不載 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求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觀此一則其勒
銘于景節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在孟津聞樂有王攻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諫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
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晉之典璠宋之結祿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
昔流聲將承是以垂棘出晉虞就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
漆亦擬兼冠黃條蒸栗則聞斯語未觀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
遇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

君侯昔有美瑛聞之驚喜美與林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部
旨乃不忽遺厚見周朝駟駟既到寶夾初至降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驂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
不頌一介之使不相連城之價既前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鏡奪之詎嘉况蓋驥收不欽承錄
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快尚方書老頗識善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
昔是以鄙之用未奉責幸而好意實以悅澤在昔和氏殷勤忠薦而錄侍命是懷愧

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嗣太子曹芳孫策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遵備受我其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丁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呼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都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許亦已

足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議官數月不朝會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奸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住不即前止戶

外深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語曰無此乃勸勸呼之乃人緣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縛婦

人卽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曰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

若白練衫丹縷兩鬢滿左髀以袖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赦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管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為錄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
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錄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
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所進退貪吝之行希
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欲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慊其慾也故係忿
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以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僻書曰百

姓不親且品不慈汝作司徒而教獄上教獄吏得夏寇賊者究汝作上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
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
制可得而論者也所劓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非過彰善然後入於刑辟是刑教
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戲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難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
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
刑罰民失義方動羅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改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
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是上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史民樂業風流萬里斷獄四百幾致
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命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讞糾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焉竊盜故刑徒多而亂
不治也苟教之所去謂其罪一雖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况于髡鬻乎而况制廷乎
如此則風沙趙高之濤無施其怒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窮也若夫上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
而况肉刑哉漢書勸百社及後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賦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豈固所謂當
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先者也

太和四年錄薨帝素服臨弔論曰成

侯魏書曰自司議論以為錄薨帝素服臨弔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矣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子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錄帝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言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勅朝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宥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旣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變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變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道耳

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相之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語歆曰歆少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歆許之歆獨行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垂垂義能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象手眾不

恐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稍并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收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與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語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遣關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避避之有項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更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其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其後歆亦言歆時起

更則論議議諍歆能劇歆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當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之口也獨坐

處海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語功曹劉言入議言歆曰在後軍歆

曰吾雖割刺史所置之用猶是制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豈曰正景也

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池作檣燭日出城遣史蕭連軍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奉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英結顧進之風又失王臣既窮之操故挽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豈計其失位

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豈計其失位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欲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
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
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
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
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
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
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纓綬以成受命之禮 華嶠語歆曰文帝受禪朝臣三
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舉起離席
長跪曰臣與相國同受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懼帝天悅遂重異之歆素
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
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後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上權宜有怨出自人君子
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則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有欲居股肱
之任同死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然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幅之嫌又違必去之
幾可謂匹夫之仁道則未也 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言直
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 華嶠請歆曰歆淡於財欲則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謝子曰政問公之君子曰表節
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且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 以仁憂與行父何以

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

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

卿五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

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

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

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

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齋有項兩吏詣門便得易却相謂曰公
在此請諸君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在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其語曰當與幾
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在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 臣松
之按晉陽秋說魏計其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一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

詔喻指曰朕新登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詔喻指曰朕新登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龔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

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閱其釁

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

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一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

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謂歆曰汝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

書事年少並兼職銜氣要君名與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具奏議詞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澹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傳歷三縣內史治有各跡女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胤字長駿晉諸公贊曰表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字叔駿有才學後魏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潘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與三子昆字徽倫清粹有檢為尚書督字敬叔世語稱潘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舊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潘子敬字彥夏有當世才

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

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

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

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關越討朗既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其所逼遂請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

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直討幸免果不自掃屏復聚黨來中伴而境遠勞主誅之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吾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禽虜判使督曰朗以頃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遣罪嗣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

領史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云略盡備與老母共乘一櫓流矢始交便棄櫓就俘積額

自首於逆受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遂破語懸懼朗思淺篤怯畏感自驚又無良介

不卑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取就斃足入絆叱吃聽聲東西

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由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艱難

武非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問覽咨未周弟順清然土土寬仁貴德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

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懼而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委山羽淵也豈至有期遂行自愛

春秋曰係策之始得朗也謹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

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係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世行偽才大志張于布民

之望也北而相之周公違江淮之傑襲臂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

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拘盜而已傳曰朗少與帝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昔今年末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懼走上伏無所陽親舊

雖多莫敢職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皆全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朝朗曰不能以君官自任會稽折旋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安道公值太祖問

答曰後權前後自詭窮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獸明珠南金遠珍

必至情見辭放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耶耶既按刑門自開席卷巴

滂形執已成重休累慶難容相隨承吉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萬帥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史兵
散走萬始見登手格一賊以金馬命又守長夏夏為督郵所枉登身考原理連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恩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及擢敘不始初則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乘輿發自臨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勳名位雖卑直亮立顯襄勝近任當得此更令以登為人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則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 爭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鴈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凜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人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孰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中興既

遷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之所忘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減賦退不和民大屋漏在上知之任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州割除積弊長之盡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魏書曰吳界邊疆咸之地也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自余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狼狽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之家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實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温秦温則不能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則本名嚴後改爲朗
則高才博雅而性嚴
終康既多疾
終康既多疾

世俗自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焉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云肅生於會稽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

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

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

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與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上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與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上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帝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古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帝雖尊文為聖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諡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二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疠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澤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空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肥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中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亦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張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久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剖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微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

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

露元年薨門生縲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

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

知其貪財不受殺竟以贖貨而收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

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處字恭祖

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

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處字康隆任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

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

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

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音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

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各烈何晏論聖集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

依將軍段熲掾負販而常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致及建安初至綱小設郡舉

孝廉精遺諸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且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

制遇雖不與謀術被錄諸郭轉為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謁傾問

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

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遇前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人為守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未遇別異人有從學言遇不肯教而云必當

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未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

至心書蓋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耶郭淳薛夏陳曉蘇林樂

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喪儒道尤甚至

黃初元年之後漸上乃復始始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礫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

課中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難往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于數而諸博士率皆籠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夫義而問字指墨

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
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
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蒧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在輒開除廢舍親授
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
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
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虎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云時年五十餘時
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時夏守官得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闞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
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
使因遙引夏闞移種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黃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
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種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必書丞帝每與夏推
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僻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
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
君祕書丞天水薛宣等也立其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惟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
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居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其子無遠天水
魏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流擾擔負經書每以
棊枰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淮南郎中王官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
禧亦敬恭以授玉由是入得賜道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
又善單官當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可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以下萬言未及繕寫而
豢歿後數歲病亡也其耶耶浮事在玉榮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府事在杜徽傳孟象曰

學之貴於人也其價值之榮於系乎故韓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
貴學者必見夫有而謂詩三百而不能與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科
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
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
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
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
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書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鼓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詳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讓其親
有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
以爲天下者恕人
十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文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乎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執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為吾腹心昱不為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宜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

兵上定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

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聽略載

祖曰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而高祖得天而橫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不樂

大旨以爲州之志不如田橫而橫亦一壯士耳猶存高祖之合則何道也

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兼為表紹之下竊為州軍恥之其後表紹亦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

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

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

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

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孰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因銀鈔伯等以問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臣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聞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言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將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許也縱許之宜先言開眾之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身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諫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討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廷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
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名近密交結英傑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先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大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據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為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禽嘉為

料之紹行十則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奉順以平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備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難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夫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奸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丁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尚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凌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知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

深害也太祖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祖曰然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備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勇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夾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

勝攻之此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自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

不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足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同心得主公誰與定天下

大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天也之機不可不察人謂又曰嘉之言也傅子曰劉備來奔

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無大志天與聰明者皆萬人敵

也為之不用嘉觀之備終不為天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日之患宜早為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今天下方拓地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者太祖使備要擊長術嘉與

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

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

劉備者帶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夫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

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意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

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

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併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

年也公正以與許年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死此蓋事之偶合一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

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以此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爭之以爲首事據屬皆亮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運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喪忠寵當不必當身念功惟願思隆後嗣是以然矣孫叔顯封顯子奉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帳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除險塞遠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袁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力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主爲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和家誠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武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夫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當先定刑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宗曰嘉孫獵字泰中何才識位微職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瘦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自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空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傜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大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徒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

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徒昭爲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肯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宐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宐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宐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宐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宐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功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蒲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受夷墓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豈徒與列將功臣並族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按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從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特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遷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慶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惠音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邴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拜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蕞蕞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微曄及將濟胡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會曄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風夜不解而曄獨於車中終不一言濟濟之形跡四人爭對曄大言再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跡四人爭對曄大言再見如北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敢連言以助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宏微精神觸見以盡其機不安於限事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太祖延問群曰今尚可擊不勝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

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拜一見識達而首云必反卒

如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各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備無

故求降必內有急備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

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擯其眾而疑敵人惟善用

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

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端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

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孟達而伐之

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自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

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開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

必不改計抑怨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

下兼其入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靈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願言也稱雖有雄

才故漢驍騎將軍南昌侯甘鳳就年十民有畏中國心不可殫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

為於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誦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

既受王位却動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

殺我國家俾我人民子女以為備謀僕矣吳民無絲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

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畢而內行不
順矣如辨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大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各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一

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聃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

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草莽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傲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未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暨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與

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說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來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

應發指兩端如此或意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

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暉嘗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為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及受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

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

困於俗卒不能自安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弼傳曰淮南人

於天下豈不惜哉當時所推 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陵霄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感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

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

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

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

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

萬已到雩婁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

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

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

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

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

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兄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抗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討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遣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良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職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齊濟謀曰凡非相谷之國不侵掠之臣不空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舉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孤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巳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贖歲選討考不之職一具議者先之正使十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夫信也帝不聽謀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自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嬴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技遠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復權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提此聲者諱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意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則也齊王即位徒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夢見王兒涕泣曰死生異

則也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奉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列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毋為白族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曰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木靈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曰中當發降發多事

不復得謂永嗣於此候氣彌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矣明何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果謂之夢狀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死於是乃見孫阿其語其事阿不覺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說遣還濟欲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友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曰中傳阿云濟泣曰歸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遷太尉初侍中高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按濟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邠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曾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音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釋農往反並有埋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緣妄然于時竟未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精用其姓氏禘曰夫則龍神於廟禘自祭其先不祭則龍也駟驎白虎仁於財財自祭其先不祭則虎也如玄之說行虞已上財禘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其真通而就通其義流於禮之弊雖似併諧然其義自有可末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將濟之辭臣可謂之負心矣語許曰不為利回不為義改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言宣王昔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乘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
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
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
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
記室出為郃陽祓禱祓音都活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
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
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與資會見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
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蓋邦傾覆主將殷勤
千里延頸宜崇古賢秦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昭昭相譬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重城之價
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高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喪亂
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子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
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中書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
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據於山巖
視吳虜窟於江湖皆繞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
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
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搖動費力廣六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方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
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
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
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皆謀淺旋輒平散昔文皇帝當密論賊形執言淵浦殺萬人得
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破關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
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縉縉未能應權腹心大疾也縉果請敗下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遠東招誘

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豫帥西部鮮卑池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勇兼捷破

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

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操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勸誘之盡資皆營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謀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慮既朝臣會議資委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違過及受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測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潛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逸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切

資在邦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宰後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當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懇服未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史帝以職事譴怒欲殺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黃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惡如此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詔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難樓閣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肇先詔令於

輒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矣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蹶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篡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筆出篡見驚曰上不妄云何悉其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不得復內肇奪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請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

此涕而出亦免 系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

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討莫過便親人痛據職疏其任又重全射碎校尉缺久欲得親

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聰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

安劉氏漢武不讓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遂時親詔臣以重處及至要駕陛

下即降猶有曹休外內之望雖遺日月御勅不領使各守分職職介不問以此推之臣臣貴戚誰

當據孰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其力均極平當齊受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

同今五帝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時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

宜以聖慮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

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金霍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

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繩始事高

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

日顧夷狄以至考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妾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三國十日

各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莫窮于時號為
委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方通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善善矣勤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

以坐受資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勤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謚言屬以年耆秩滿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言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兼光祿勳承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順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口秩有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上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訂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關求楚而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丞盛從父弟紉字典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者其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官民有畜又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藁覆之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
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
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
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
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
溼之處封符指則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
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
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
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
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
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
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
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
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涉榮
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才
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
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
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
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
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請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軍
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室交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繫下厲以公義簡刑賦務農急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教密故莫不感
悅輒倒奔走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爲... 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郡初資
名懸漢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 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
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如... 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
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井以天子蒙塵四方雲... 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
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割昇升保... 江漢
志不附大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于... 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備儻有大
度長八尺二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 難開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
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 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黃志闕其闕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 須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 取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
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逃山險欲徙居温
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
是爲避朗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初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重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
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所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闕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核朗此對但爲稱述功德未相諷諭而已不自中
意而也便云吾亦悟之新言自意客主之辭如爲一兩兩集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
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
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成羣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孰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知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調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棄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人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亂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桀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觀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觀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卽論命祕書錄其文 孫盛曰魏既失之謂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遂矣易稱頹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

與大賢行藏道一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 乃素之幾豈候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空數世 一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變 傷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卽位封朗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聖繼朗後遺薨聖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聖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無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
太尉大司馬時字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亦未有也洪字孔榮封河間王初朗初
與俱徙趙各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反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踣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比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石王稽頴部山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素直屯田都尉一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卑設單于入侍西無虞習之績也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則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方許之德與會空城中交市遂載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騎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更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延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一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永安固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皆使屯池陽以備廩水昔有愛妻任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部乃覺更民又畏皆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中張熙與許單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

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敕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觀其骨肉義非別類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于不加恕則所關自經於溝瀆而與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言思與習俱在官中皆差狹

備術所在名為開省嘉與思事行相以文帝詔曰昔佛摩史王思詔嘉並文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頓碎而曉練文書發習體士頗意形貌亦以是顯各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曉怒無度下吏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文高驚遠在在外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文明曰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華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志怒自起逐蠅不進得墜取筆擲地踰壞之時有丹楊

施異習都倪顯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胡暴又有高陽劉頊歷位宰守前惡尤甚以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中少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奪其

頭又亂收縛之率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首每出行

賜較督郵不得使官屬而修禮敬而陰議不來者贖券終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

吏隨覆察之曰日常出於播壘開闕夜使幹乘察諸車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

相檢驗書按行宿止民家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地問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瘡去欲食

不復數察便使領百曳五官掾停船入頓頭責之躬以首對額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期出行當經過謂其見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走類望見呵其見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避免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交東將

軍司馬文士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毫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居京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自好刀筆及版券伺諸大吏有乏者聊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峭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錄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
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既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徒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嚴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脫先歸收

家具設資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停乎張德容重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述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宰難違其旨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日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攻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而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泣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書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破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帝願
之而笑遂為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駟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奇遊音業乃畜歌者垂芭
舞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榜浦投壺歡欣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執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翹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討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擊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二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

未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渚中郡當撤去唯英獨從 典畧曰韓遂在渚中其壻關行欲殺遂以昨夜火送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小當從羌中西南諸蜀耳英曰興兵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手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見候爾與候之衆不足以及我及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甚喜以爲軍師約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之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嘆公嘉其救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

有至 魏畧曰關行金城人也後各歸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及擊勝于超亦號為健行嘗謂超不折因以折矛擲超項義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大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宜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以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其疲
瘁所處又挾方早自附是以前在郭自啓當今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謀任超使取將軍驛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
金城太祖問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予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遼東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未列列疾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郡
儒弟彭擊騎司馬官至為征南將軍都
當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守將乙條等求救甚急儒遣屯鄴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大鼓聲從去然六七里鄴寨而還儒等遙見之數戰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儒為性或以此名西羌悉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使
以軍臨之吏民元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輒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
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於郡里各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營因醉欲親押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特人善既不挾德惡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祖子立勳翟上晉族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

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各有治能會諸曹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壽哈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

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於於統一且以女徵去

郡遣在里舍過過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魏又嘗對司馬大將軍科諸葛亮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王功蓋一國欲不克可得乎及格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格死謂衆人曰詔葛恪多憤耳進張敬仲論格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焉勝格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制也豐時取急出子緝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子皆并誅緝

孫豐皆水具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愨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

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

里高之比之郗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

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將濟

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

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其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

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爲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

進必將爲患於是有人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

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

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

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

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

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爲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畧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各司馬直王書使杜子綰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字宿其明無何著于袴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少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室中以車輪蓋上吏人固守方將殺之

遠從舍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遠非故人而直謂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折械遣去不誦其名姓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輿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與河東計吏到許鶴於相府曰遠在齊邑

帥屬更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頗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遠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遠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槪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書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故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達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導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道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誦謂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癯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乞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癯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癯愈大達本名肅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永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魏書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滿於是軍中搖動奉察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下可秘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南州軍糧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賓嗣王公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空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食食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鄴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書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相會有所惡切言歸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魏略曰

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督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直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
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河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
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
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
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
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
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
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
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
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
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
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
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達休軍幾無救也

曰休怨達進逼乃呵責達遂使主音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情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
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市兩無
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
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者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者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
若以其私憾故國於民被難輕置於我何利哉而無利乘之易爲以是稱說誠難之心耳今忍其
私忿而急彼之憂國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
敵人之心雖封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
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私可爲善爭矣任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
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
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遠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
須履入遠嗣下詔曰遠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
音慶慶遠美術伺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
堂有茅漏者補治之

充成熙中為中護軍
音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
公之雜司馬文王繼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

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遠及李宇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宇沛二人繼遠後耳宇宇
子憲軍唐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宇為諸生當種蕪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壺亦不
自食故時人評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宇為主簿後南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
平原留別駕宰配守鄆城宇隨尚行會太祖聞嘗尚還欲救鄆行未到尚疑鄆中守節少復欲令
配知外動止應宇議所遣宇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對內且恐不能自達宇請自往尚
問宇當何為得宇曰關關關關關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定矣商從其計宇自選温信者二
人不語所之皆較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南所任止亭傳及到榮其使從者
所問事或三十校整普馬邊自營平止轅將三騎投暮詣鄆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馮牧者
多故宇內此夜到以數一中自無都督歷北關循表而東從東關表又循關而南步步呵責守圍

將士隨輕重行其前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關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
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宇得入配等見宇悲喜設謀解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
祖笑曰此非徒得人也方且復得出手事記欲得還而額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
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殺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殺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
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宇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置夜出時守
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宇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
聞宇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宇北見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鄆破走至中山而奔譚又

追擊尚尚走平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宇還城城中雖必
降尚擾亂未安宇雖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宇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宇叩
頭謝太祖問其所自宇言今城中微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
公謂宇曰卿便還宜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宇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度城
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宇為良足用也會為所問裁署完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
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情斷無義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宇本姓馮復改為李 楊沛
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典平木人多飢窮沛諫民畜乾
糶收登豆閭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
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糶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微調不肯加法沛先燭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案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故有
治迹坐典督軍爭鬪亮州在歲輪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燕州郡下頗不奉料樂乃發教選郡令
當得嚴能如楊沛也故沛從徒中起為鄆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鄆沛曰勸盡心力奉宣
科法太祖曰善請謂吏籍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勸之且以報乾糶也
沛辭去未到鄆而軍中豪右曹洪劉豐等畏沛召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收沛為令數年以
公能轉為獲免 沛討下六年為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
中黃門前渡忘 沛行所以此還取之從吏求小帶欲獨先渡定明不肯渡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
有疏邪黃門云 沛疏沛怒曰何知友不致進邪遂使人持其頭而杖欲抽之而逸得去衣帛皆裂
壞自訴於太祖 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
流進而沛下以 沛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甲送沛前從宰縣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
人故身退之後 沛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鄆荒田二頃起瓜牛
廬居止其中其 妾子凍餓沛病于 鄆人親友及故 史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李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書十五

西川毛國壽
氏書印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食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祇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今曰故陳留太守

其可元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信計半輸穀佃科以定

君議之時故軍卒餉乏科取官牛為官

因此人田豐足軍用損減道定天下以隆王

重思之祇宜受封積蓄此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

姓轉先人遺難易為忠遂庶字道彥晉州刺史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際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帝薨汲黯之為人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皆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

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

走則聞之豫使人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導魯破則餒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曰秦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

城太守蘇則既有移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

邊中為河兩作聲勢甚盛之則之功効為可加

封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和密白意且勿宜

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武庫戎狄醜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撫影殘外鳴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種荒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中障塞則前後招懷歸
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感恩為官效用西平趙廣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
送質被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功又能和戎狄肅忠效節遺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
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協從未
必同心因覈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
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
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
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
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察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
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
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
侍中傅異插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前起后故化謂之
執虎子始則同御古茂者是時任南歷
縣今遷為允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於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發髮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則與左右曰人心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
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迫狼臨菑侯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
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欲下馬謝侍中傅異目之乃悟原為曰夫士不事其
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以察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文帝
奏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去也四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泥人臣乎文帝

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
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位人當先禮大夫也晉自官也山濟皆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而石崇妻紹之也紹有許在金谷集紹弟愉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白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鄠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

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傳子白畿自荊州還後至許昌中賦絕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

大志在荊州賊寇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不肯去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澗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

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武利業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魏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譏譏嘗與固博而爭道譏嘗謂固曰仲堅其人作河東也固褻太罵之及譏之官而固爲郡功曹

時故任京兆議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內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傅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慮食

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

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人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牂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書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賞震朝廷嘗從畿求大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佛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旬言不能不數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既情愛發中又官幸馬以馳令吾亦盡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傾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田配嫁依書皆錄寡啼哭道路畿但取意者故所送士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而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妾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頷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英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召子畿問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

忽然不見至此二十一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車昭國語注備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

傳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習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

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考慈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

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似備名臣以要世譽而恕避卽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擢據王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權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義字長梯為相國按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梯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梯

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鈔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幸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爲迂濶不廟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此以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表侃見轉爲史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怨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爵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爵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罔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闢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佞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惟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嚙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首書曰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忽所云狂悖者通子胤封龍陽亭侯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嘗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有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忽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忽在弘農寬

和有惠愛及遷以肅康代忽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人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後遂有所彈較其文義雅而切要深八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微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名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第時出案行若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相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遺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以未嘗幸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塲因其起家爲河

東太守歲餘遷准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真先帝之世領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利以待之而忽不以爲意至官末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嘉平初恕相而謝已派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訓中僕得此輩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語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卿亦禮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剄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何足

所明故終不自辭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谷而後

行則非上可彈繩之意若吝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彼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諾也呼爲非耶僕自愛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善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又著與性論一篇蓋與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書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委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

問既了而歸弗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授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辭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志寢食以是嚮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測長短與太史典定律歷大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
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

籍杜氏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爽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
會闕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
遂自孤行釋詞本為德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顯尚書左丞
有才望為黃門郎趙主倫所殺字又字洪洽少有
才也案阮氏譜武文諱字上信徵無所就造三禮
淵雅之士位止南河太守武成初字文河南尹精
少傳下東將曹田第制字上度每神交州記曰坦
承封幼小心能謀及長悔恨遂歸巾而居後雖出
誥博學洽聞為後陽王文學選領軍
長史應官王衍特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與皆為名儒

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累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執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公舉義志欲無擊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河東之重任果肯勸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憂不遠又為順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蜀穎川人荀攸曰何公本易輔也進尋見卓舉專權廢帝制更議兵起卓會議大發兵孫奮咸懼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懼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漢欲起兵州郡相連入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戰日又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閱軍事數戰戰場名聞當世以此感民民懷懼服二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覲孝孔公諸能清談高論嘯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勳臨鋒履刃決敵雖難皆非明公敵三也然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兼有良守之謀可任以偏師直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曾不相如婦姑位不定各持衆節力將人人慕焉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入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項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馱挾子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營驅群羊向虎狼其勝可必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流何奴屠各源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恃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人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官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古今儒士之所以集北海耶根矩清高直亮詳上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編弱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敵踰樊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脫肱之邦衰欲造亂以激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內謀也若十事少有不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忠役之民相聚為非乘德恃眾以輕威重卓不從乃奉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思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袁闡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家**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任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卒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鄆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茲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公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民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
秋曰秦子秦字材叔秦與華欲請故善見秦曰鄭公業為不才初為臨晉侯文學稍遷至光祿
大夫秦始七年以秦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為素稱
位至太常默弟賈舒謂皆為卿默子味清前
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道斷絕既
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請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書曰天公王崇承先慈雖循公迹不能及也金城慈基承選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
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悅曰常薄流滴不使無事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機杼用木及種人
牛功力甚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機杼又教行田歲終計其所省力則半得後加五又熒
煌俗婦人皆裙屨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慈改之所省復不嘗故熒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
及慈慈生於勤恪愛惠
為下典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國升入武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武治身清白或撫姦發伏威為

良二千石唯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頭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治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于農穡又歷數四二

千石取解口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頓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開月車車材使轉相教授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養稍以買貸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

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史民欲諫者後其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閉組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薪束為冬寒水災策視於是風化夫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

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險澁寒用啼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楚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甚又清已似水而已於是史民思其遺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史士多侮侵縣民斐以自宣王而上乃修怨召軍市侯使於史前賦一百時長安與農與斐共

坐以深也官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公賦之任乃欲一齊聚應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猶見推察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史士自

是之使中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年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道車不得前步涉積留十餘日

乃出界與行交頌而疾困斐素心憂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下願原及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遂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今稱

德之也令孤邵守孔叔文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郭九年暫出到

武安于城中會太祖破城遂關毛賊賊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承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警軍謀梓乃廢卒官後從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任清如水雪妻

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

就師師假遣令清河東就葉計學經奮明乃還因設之學由是弘農舉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水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禁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剛直不修德而顯人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

所更歷所在有為見邵因從容言女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邵邵

熟而而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收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下邳將建其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劭子華時為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又字元儒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相帝位老

子廟於若縣之輪卿書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

鴻臚子而字士信管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益有觀焉

